

保羅·尼特論宗教間關係模式

王志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副主任

提要

本文系統介紹了保羅·尼特的宗教間對話模式理論。尼特把當今對話模式分為四類：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並對不同模式的基本理論以及理論的優缺點進行了分析，最後呼喚基督教內部進行對話，倡導不同宗教之間進行合作。

關鍵字：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宗教對話

輔仁
宗教研究

保羅·尼特論宗教間關係模式

保羅·尼特 (Paul F. Knitter, 1939—) 是當代西方最具有影響力的天主教思想家之一。1985 年他出版了成名作：《沒有其他的名？》。此書一出版就成為宗教對話領域的經典作品。他的其他著作還有：《走向新教的諸宗教神學》(1975 年)、《一個地球，多種宗教》(1995 年)、¹《耶穌和其他的名》(1996 年) 和《諸宗教的諸神學導論》(2002 年) 等。尼特還主編一套“信仰與信仰相遇系列”叢書，對全球信仰對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自 1996 年開始他是國際宗教間和平議會理事會成員，目前他是沙勿略大學榮譽教授。

在《沒有其他的名？》中，尼特提出了以上帝為中心的宗教對話模式，而在《一個地球，多種宗教》中提出相互關聯的、全球負責的對話模式，在《耶穌和其他的名》中則為後一種模式做辯護。這表明他的宗教對話模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近幾年他對其他的宗教對話模式也採取了更加開放的、包容的態度。在《諸宗教的諸神學導論》中，尼特對當前宗教對話理論進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指出主要有四類模式：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他沒有特別地判定某種模式是對的而其他的則是不可取的。他開始強調基督教內部需要多多對話，而在不同信仰之間需要加強合作。下面我們將他的這一新的模式分類加以介紹並對之進行簡要的評論。

一、置換模式與宗教間關係

置換模式的含意就是：基督教最終取代所有其他的宗教。許多基督徒、基督教傳教士和神學家認為基督教是由上帝創造的

¹ 該中譯本參見：保羅·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

宗教，即基督教是上帝的宗教。上帝的愛是普遍的，但是他的愛只有通過耶穌基督的共同體——教會——才能認識到。

尼特認為當前西方基要主義者、福音派人士、新福音派人士以及五旬節派基督徒都主張置換模式。他們有一些共同看法：第一、《聖經》對基督徒是最低限度的指導，儘管他們對《聖經》是否有錯誤的問題持有不同意見，但都認為應該依它成文的文本原原本本地閱讀；第二，他們的基督徒生活更應該依《聖經》或者牧師所說的“我信”來生活，他們需要重生或者靈性的洗禮；第三，耶穌是給他們的生活和世界帶來意義的人，他是救主，他們只能跟從他；第四，由於他們在耶穌那裏看到奇蹟和大能，他們致力於與他人分享這禮物，因而他們不是出於比別人優越而要歸化這世界。

尼特指出置換模式有兩種形式：一是全體的置換，另一是部分的置換。全體的置換模式認為其他宗教沒有任何價值，部分的置換模式認為其他宗教有上帝的啓示，但沒有拯救。

全體的置換模式的理論代表是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巴特主張：“讓上帝成爲上帝”。巴特說，我們人類因爲罪已經不可能再做出什麼善的東西。但是上帝能做到。爲了讓上帝做到，人類需要後退，讓上帝成爲上帝。巴特強調：第一，我們只能通過恩典得救；第二，我們只能憑藉信仰得救；第三，我們只能依著基督而得救；第四，我們只能依靠《聖經》得救。

基於這樣的理解，巴特斷言宗教就是不信（Religion is unbelief）。換言之，人不能在宗教裏做他們所需要做的事，而只能是讓上帝在基督裏成爲上帝。宗教是人的創造，而不是神的創造。在此意義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樣是人的創造。

然而，儘管沒有證據，巴特卻認為基督教畢竟可以被宣稱爲真宗教，處於其他宗教之上。因爲在所有假的宗教中只有基督教受到耶穌基督之光的照耀。而這就使得基督教成爲真宗教。巴特

當然要求基督徒尊重其他宗教徒的善良意志、真誠和宗教自由。但是，由於基督之光只照耀在基督教一方，而且因為在那光下面只有依靠信仰和恩典才能生活，實際上與其他宗教沒有什麼關係，在其他宗教中沒有救恩、沒有啓示，因為沒有耶穌，所以沒有彼此對話的必要。

巴特要求我們嚴肅看待《新約聖經》和耶穌。他說成爲基督徒意味著認真對待《聖經》，尤其《新約聖經》。一個基督徒就是將她/他的生活建立在見證耶穌基督的《新約聖經》之上。他要我們重視《新約聖經》中的若干經文，如：“除他之外，別無拯救。因爲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因爲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 3：11）；“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

根據這一置換模式，所有其他宗教徒是否下地獄？對於這一點，基要主義者和福音基督徒沒有直接說，但是他們要肯定的是：如果有人認識上帝並享受到上帝的救恩，那一定是因爲他們明確地聽到耶穌的福音並相信了。

全體的置換模式由於非常嚴厲，以致許多福音基督徒覺得它不符合他們在其他宗教中看到的現實以及他們在《聖經》中聽到的資訊。這樣一些新福音基督徒開始批評全體的置換模式，認爲它的基本錯誤在於它錯失了上帝在其他宗教世界的臨在。他們認爲，上帝的啓示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存在的，這就是普遍的啓示。上帝的光照耀在所有的宗教中。像蒂裏希（Paul Tillich）、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內蘭德（Harold A. Netland）、布拉騰（Carl Braaten）都是這樣認爲的。

主張部分置換的神學家都認爲：第一，拯救來自耶穌；第二，拯救只能通過耶穌才爲人所知，羅馬天主教主張“教會之外無拯救”，路德宗則說，“基督之外無拯救”，更確切地說，“關於基督，聖言之外無拯救”；第三，這樣的真理可以由其他宗教得

到證明，因為其他宗教的信徒試圖自己拯救自己，沒有信任，沒有讓上帝成為上帝。更確切地說，在所有“非聖經宗教中，人們尋求他們自己，他們自己的拯救；即便他們歸服於神，他們也要尋找他們自己的安全感。”²所以在福音基督徒看來，其他宗教都建立起偶像以取代上帝。

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關係問題上，主張部分置換的神學家不同於主張全體置換的神學家，他們主張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話。如內蘭德認為，對話是認真對待其他人類同胞的方式，這是對其他信仰的人謙卑、敏感性和一般禮貌的標誌，不管神學如何判斷他們，他們都是要求基督徒愛和尊重的上帝的孩子。他認為，對話可以成為交換資訊的方式，可以成為消除宗教間偏見、懷疑和衝突的方式。但是，對話不得不面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間的真正差異。宗教之間存在著競爭，每一個宗教都試圖證明自己是最好的。尼特總結了置換模式的洞見和問題：第一，這種模式正確地強調了《聖經》在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地位；第二，罪惡是實在的，我們需要幫助，“惟獨信仰”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三，耶穌是惟一的救主，這導致宗教間的競爭，因為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宣稱，對話是競爭的對話；第四，這種模式意識到宗教的人為性，宗教本身既可能帶來和平，也可能帶來災難。而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第一，它忽視或者排除了《聖經》之外的神學資源；第二，過於強調耶穌的惟一性，認為耶穌是惟一的救主。尼特自己的意思是，耶穌是真正的一切人的救主，但不是惟一的救主。

二、成全模式與宗教間關係

處理宗教間關係的成全模式與置換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模式的神學基礎有二：第一，上帝的愛是普遍的，它擴展到了

² Emil Brunner, "Revelation and Religion," i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eds. J. Hick and B. Hebblethwait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p.125.

一切人；第二，上帝的愛也是特殊的，在耶穌基督裏成爲現實。

尼特認爲，成全模式的聲音主要來自主流教會：路德宗教會、改革宗教會、循道宗教會、聖公會、希臘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這種立場不僅見諸這些教會的神學家，而且也見諸這些教會的許多基督徒。他們相信其他宗教是有價值的，上帝也可以在其他宗教中找到，所以需要與它們對話，而不只是向它們的追隨者說教。

在歷史上有不少資源可以爲這一模式做辯護，如早期教父創造了一個新詞（*logos spermatikos*）以表明其他宗教中有有價值的東西。查士丁（Justin Martyr）甚至說男人和女人是“天生的基督徒”。像貝拉明（Robert Bellarmine）和蘇阿萊士（Francisco Suarez）認爲異教徒不能用水洗禮，但是可以“通過願望”洗禮。這意味著如果他們跟隨良知並過道德的生活，他們就含蓄地表達了加入教會的願望，因此可以得救。

尼特認爲，傳統的“教會之外無拯救”在這一新的模式中已經轉變爲“沒有教會便無拯救”。這一模式的理論先驅是卡爾·拉納（Karl Rahner）。³拉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德國，從沒有研究過其他宗教，但他自己深沈的靈性生活讓他確信上帝的世界要比基督教世界大得多。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拉納的研究轉向非基督宗教。他的主要觀點有四：第一，自然是受恩典的。上帝是愛，上帝愛世界，因此創造世界。我們也是創造的一部分，是受恩典的，我們的生存不只是自然，它遠遠超出我們所認爲的我們所是的东西，它是“超自然的”。他相信善超出了罪惡，在所有的人那裏都有著神性的一面。第二，諸宗教都是“拯救之道”，也就是上帝的恩典體現在各個宗教中。第三，所有的恩典都是基督的恩典，耶穌是我們“絕對的保證人”。在他們各自宗教中體驗到

³ See Karl Rahner, "Christianity and the Non-Christianity,"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Helicon Press, 1966), 5:115-134.

恩典的人已經和耶穌相連並指向他，儘管他們不知道這一點，這就是著名的“匿名基督徒”理論。第四，教會和諸宗教都是各有限制的。

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已經吸取拉納的神學，也走向後現代的世界，特別強調基督教把其他宗教視爲真正的他者。尼特把梵蒂岡第二次大會視爲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關係上的一個里程碑，其主要觀點有：第一，在非基督宗教中具有真理的要素；第二，所有非基督宗教都有普遍的啓示，都有真理之光，不過這光不同於拯救之道；第三，所有非基督宗教是爲了福音做預備的。

教宗保祿六世“儘管被稱爲‘對話之父’，但他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這樣的信念，即‘只有一個真宗教，那就是基督教’，並且只有在基督教會裏一個人才能認識到‘和上帝真正的和活生生的關係’”。⁴在教宗若望二世時代，似乎更進一步了。他甚至認爲其他宗教也是拯救之道，因爲儘管有許多宗教，但是只有一個聖靈在它們之中結出果實。教宗若望二世的思想朝梵二會議所開的方向更加邁出了一步，其主要觀點有：第一，諸宗教可以被視爲“拯救之道”；第二，教會必須是對話的；第三，教會必須服務上帝的國。

不過教宗也強調對話和宣教的平衡：第一，強調耶穌是所有人的惟一救主。如果上帝的拯救之愛充滿宇宙，那麼它的管道只能是耶穌，耶穌既是歷史的中心和目標，又是人和世界創造物之間的調和者。耶穌完全啓示了天父和他的拯救計劃，耶穌和其他宗教奠基人有著明顯的不同。第二，對話必須有所限制。大致說來，對話必須服務于宣教。第三，上帝的國和教會是有區別的，但又是不可分的。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像神學家德克斯塔（Gavin D'Costa）、杜普伊（Jacques Dupuis）等進一步發展了對話理論。他們倆都朝

⁴ Paul Knitter, *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Orbis Books, 2002), p. 80.

約翰·保羅二世所開啓的以聖靈爲出發點的方向前進，這樣基督徒可以對他人更加開放，更加忠於福音。德克斯塔認爲多元論者終於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虐待，他把他的神學中心轉向聖靈，提出了基於聖靈的三位一體的基督教神學。他以父去表達作爲創造的神、萬物之原；以子表明上帝向外溝通和恢復的力量，尤其通過耶穌，上帝的道成了肉身；靈則帶來耶穌的資訊，這資訊因爲上帝給與的生命活力而遍佈一切創造物。德克斯塔說，聖靈是和聖言基督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而關係總是包含某種限制。尼特注意到德克斯塔所說的聖靈之普遍活動和上帝的聖言在耶穌裏這二者之間存在張力。⁵

杜普斯試圖解決德克斯塔的問題，在尼特看來，他超出了成全模式，因爲杜普斯提出基督徒並沒有真理的壟斷權，許多宗教的存在不僅是一個事實，而且也是一個原則問題。他提醒並肯定任何基督教的觀點都必須是基督中心的。他反對一般人所談的多元論，他要爲宗教的獨特性，尤其基督教的獨特性做辯護。他認識到基督中心比教會中心更加合理，但依然有其弊端，所以他提議對耶穌基督進行更加對話式的理解。⁶

尼特指出，成全模式的價值在於：第一，它看到了各宗教中具有真理和恩典，這一點是基督教神學的很大進步；第二，把對話視爲基督徒生活所必需的；第三，它意識到諸宗教中具有不可妥協的內容，如基督教中有：上帝在耶穌裏做了在其他地方沒有做過的很特別的事；第四，耶穌所做的與其他宗教人士所做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特別的地方，這些特別之處必須保持；第四，這些特別之處不僅對基督徒而且對一切人都是重要的。而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第一，成全模式由於它固守某些所謂的“真理”，可能難以真正地對話下去；第二，成全模式要求獻身，且

⁵ Gavin D'Costa, *The Meeting of Religions and Trinity*,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0).

⁶ Jacques Dupuis, *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7).

需要確信基督。但在尼特看來，宗教獻身確實要求相信上帝真正地在基督裏呼喚人，但不是唯一呼喚的地方。

三、互益模式與宗教間關係

成全模式的重心落在耶穌的獨特性上，而互益模式則更加強調上帝的普世之愛。尼特說這一模式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基督徒如何與持其他信仰的人進行真正的對話？第二，如何創造一個對話的平臺？第三，我們如何更加清晰地理解耶穌的獨特性？這一新模式的思想家主要有三個：約翰·希克（John Hick）、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和保羅·尼特（Paul Knitter）。尼特說，他們分別代表了三個進路：哲學—歷史的、神秘—先知的和倫理—實踐的。

希克六十年代在伯明罕的經歷使他從一個保守的基督徒走向一個激進的基督徒。他對基督教的基本理論進行了大膽的質疑和改革，主張宗教多元論，事實上他已經成了宗教多元論的代言人。希克首先為我們重新描繪了一幅新的諸宗教圖景。在這一圖景中，基督不是中心，取代基督的是神/上帝。希克說，他的這一轉變是基督教神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他這樣說道：“它包含了我們關於信仰世界的觀念以及我們自己的宗教在其中的地位的…一場根本的轉變…[它要求]一種範式的轉變，我們信仰世界的模式從耶穌中心轉向上帝中心。人們於是把世界各大宗教視為人類對唯一的神性實在的回應，體現了在不同歷史和文化環境中已經形成的不同認知。”⁷希克的這一革命讓人明白：宗教世界的中心對這個世界上的人來說不再是教會，不再是耶穌，而是上帝。後來，由於希克接受了他的批評者的意見，不再把上帝作為

⁷ John Hick, *God and The Universe of Faiths*,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Ltd, 1993[1973]), p.131.

指向這中心的象徵。他更喜歡使用“實在者”（the Real）或者“終極實在”。

在八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宗教多元論假設。這一假設是要解釋人類宗教歷史的差異性。他認為，人類的宗教信仰非常不同，但是軸心後世界各大宗教具有某些相似之處。第一，他們都是對同一終極實在的回應。不同宗教的最高範疇如人格的上帝、安拉、毗濕奴、耶和華，非人格的道、天、空、涅槃、法、梵，都是對這一終極實在的回應。它們之間區別很大，這是因為我們人類對這一實在的回應方式不同，一種是人格的方式，另一種是非人格的方式。而在人格和非人格的實在之表達中，區別也是很大的。這是由不同文化和環境所造成的。他通過把康得關於物自體和現象之間的哲學區分運用於宗教。認為像人格的上帝，非人格的梵都是現象。他通過這一區分可以將各大宗教整合起來。

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也有現實方面的需要。他在各大宗教中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救贖論結構，即人類的生存從自我中心向實在中心的轉化。在倫理上，他沒有辦法證明某一個宗教優越於其他宗教。而維特根斯坦的“看作”（seeing-as）理論對他很有啟發，並發展出一切認識都有一個“體驗為”的過程的思想。人對終極的認識不可能是直接的，也是一個“體驗為”的過程。基於上述種種依據，他有理由認為每一個宗教都是同等有效的。實在是一，表達是多。

希克認為，傳統基督論是宗教間真正對話的障礙。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對基督論進行改造，要我們以神話語言理解道成肉身教義。他在《上帝道成肉身的隱喻》一書中對傳統基督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認為上帝道成肉身是一個隱喻。⁸耶穌不是神，而是一個向實在者（耶穌稱為父）異常開放的人。

⁸ 約翰·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譯，《上帝道成肉身的隱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希克的思考是從人到實在者，而潘尼卡則剛好相反。尼特認為他們沒有太大的區別，前者強調諸宗教對實在者的接受是有限的，而後者則強調被傳送的資訊的無限性。他們都在說神聖奧秘或者實在者在許多不同宗教中被體驗到。⁹

潘尼卡是一個多產作家，已經出版五十多部書，三百多篇學術論文。他的研究很廣，但有一個思想核心，即他所說的宇宙—神—人共融的(cosmotheandric)經驗。在希臘文中，*cosmos* 代表世界、宇宙；*theos* 代表神；*aner* 代表人。這三者是不能分開的，彼此互屬。正是這一經驗和現實處在不同宗教之中並使其成為可能。人通過它可以體驗到與實在者合一。這是宗教多元論的內在依據，也是宗教對話成為可能的依據。

在一和多的問題上，潘尼卡反對一元論，也反對二元論，主張不二論。他認為只有不二論才是真正的多元論。他告訴我們，多元論不允許一個普遍的體系，因為多元論體系本身在術語上是自相矛盾的。不同的終極體系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多從來不會屈服於一。

潘尼卡說宗教對話的目的是互相豐富，在不和諧中看到和諧。關於耶穌，潘尼卡與傳統基督論不同，但依然神秘。他說，耶穌是基督，但是基督不是耶穌。耶穌是基督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展示。耶穌是歷史性的，基督是超歷史的。基督也在其他宗教中做工，儘管人們不稱其為基督。他還認為，基督既有為基督教所知的一面，也有不為之所知的一面。基督有不為印度教所知的一面，也有為印度教所知的一面。

希克和潘尼卡都是尼特朋友和同行。他不像希克從哲學上解決宗教間關係問題，也不像潘尼卡那樣立足於神秘洞見。他強調社會實踐，他將解放神學和宗教多元論結合在一起。他關心人的苦痛和社會公正。他說我們通過各宗教的果實來認識它們。基督

⁹ *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p.125.

教的第一法則是愛你的鄰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尼特認為人類共同的難題也就是共同的基礎。人類共同的問題是什麼？他說，那就是苦難。在他看來，苦難主要表現為彼此相關的四個方面：第一，貧困；第二，受害；第三，暴力；第四，父權制。尼特還特別關注地球生態的苦難。對於人類的苦難和宗教間複雜的關係，他認為先行動再談論更好。

在尼特那裏，耶穌是一個解放者的形象，他非常關心歷史的耶穌。因為歷史的耶穌是一個解放者：一個為聖靈所充滿的、以上帝的國為中心的人。

尼特指出互益模式的最大優點是開放，使各方都有互益、成長的可能。它的問題在於：第一，是否具有帝國主義的嫌疑？即強加某種議程。第二，是否具有相對主義的嫌疑？即它使一切都相對化了。第三，他們的觀念真正是基督教的嗎？許多人否定希克、潘尼卡、尼特是真正的基督徒。這顯然是因為他們的神學多元論引起的後果。

四、接受模式與宗教間關係

主張接受模式的神學家都是一些被稱為後現代主義者。這一模式的產生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它對宗教間關係的處理方式是很獨特的。這一模式認為其他模式都沒有正確處理好宗教間的關係。置換模式和成全模式過於強調基督教的獨特性，而互益模式則過於強調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共性。接受模式即不堅持某種宗教的優越性，也不尋找各宗教共同的东西，而是接受所有信仰的真正差異性。它認為各宗教傳統確實是不同的，我們必須接受那些差異性。這也可以稱為後現代模式。

後現代主義認為，我們不可能具有普遍的觀點，我們所有的觀點都受處境的影響，現代人的一些基本立場是成問題的：第一，對理性力量的過分相信；第二，經驗資料的優先性和可靠性；第

三，對神話—神秘觀的拒絕；第四，對普遍真理的追求。尼特說，後現代主義特別強調普遍真理的危險以及差異性的極端重要性，認為除去差異性就是除去活力。後現代主義強調我們的文化—宗教區別如此之大，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約的。它認為文化—宗教之間的翻譯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能去判斷其他宗教，經常把《馬太福音》(7:1)上的話作為告誡：“不要判斷人，免得被人判斷”。

在這樣的後現代觀念下，尼特區分了三種運算式：第一，林貝克(George Lindbeck)的後自由主義基礎；第二，黑姆(Mark Heim)的“許多宗教即許多拯救”；第三，比較神學。

耶魯大學的林貝克(我在耶魯大學做訪問時，他告訴我他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林提摩太)在後自由主義神學的經典著作《教義的本質》¹⁰中區分了三種教義觀：一是命題—認知的的方法，這種方法認為命題和命題的物件是同一的。對基督徒來說，這就是為什麼上帝給我們《聖經》的原因。《聖經》包含了正確的詞，如果你字義地、忠實地對待它們，你就處在正確的道路上了。但是，林貝克認為這是錯誤的，這與把上帝等同於偶像沒有什麼區別。其次是經驗—表現的方法。依據這一理論，經驗在前，表達在後；感覺在前，詞在後。或者說，首先要有內在之詞，然後才有外在之詞。語言和表達是可以變化的，但都是在表達同一宗教經驗。像希克、潘尼卡的方法都屬於經驗—表現方法。林貝克發現語言並不跟從經驗，倒是先於經驗，所以他進一步提出他自己的方法——後自由主義的方法。

他的後自由主義的或者文化—語言學方法的主要思想是：第一，首先是詞讓我們擁有思想，沒有宗教之詞也就沒有宗教感情；第二，我們的宗教語言製造和形成我們所擁有的宗教經驗；第三，我們的個體身份根本就不是個體性的，我們的身份是後天

¹⁰ 林貝克著，王志成譯，《教義的本質》，(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

被規定的；第四，語言不僅僅傳遞，它們也創造。林貝克說我們的宗教語言和故事創造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宗教的詞就如《創世記》中上帝的聖言，生成我們的宗教世界，使它富有價值、令人舒服和對人有好處，即一個我們可以生活的世界。

林貝克認為，不同宗教分屬於不同世界。它們沒有共同的基礎。如果我們的語言創造我們的世界，又如果我們的語言是不同的，那麼我們的世界就不同，它們之間不可通約也就很自然了。他明確說它們之間是不可翻譯的。格裏菲斯（Paul Griffiths）曾經說過：“雙語是可能的，雙重宗教是不可能的。”¹¹宗教的詞只能在它自己的文本裏才能被理解。例如“慈悲”一詞只能在佛教中得到理解，“聖愛”一詞只能在基督教中得到理解。如果把它們放在不是自己的文本裏，就不能被理解。因此，沒有一種宗教可以被另一種宗教所衡量。

那麼，如何處理宗教之間的關係呢？林貝克說我們可以用“好鄰人政策”的意象來表達。諸宗教好像彼此要好的鄰居。要做好鄰居，就讓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後院，讓它們保持清潔、整齊。我們不必在不同後院之間尋求公共標準以便適用於所有的後院。因為這意味著將福音修剪以便適合某個特定的哲學和文化立場。這樣就做不成好鄰居了。基督教的自我描述不是在其他宗教裏尋找一個匿名基督、一個共同分享的神秘中心或者實在者。最好的方式是讓我們的鄰居看看我們是誰，而不管他們如何看我們，不管他們如何回應我們，不管他們看到彼此有什麼樣的相似之處，這些就是做好鄰居的基礎。

林貝克意識到他的理論並不熱心於宗教對話，並不去尋求諸宗教之間共同基礎。但是他也意識到他的理論才真正尊重諸宗教的差異性，這可以說是優點。他的對話不要求事先有某種一致。對話沒有規則，只需要創造性和信賴。

¹¹ 轉引自 *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p.182.

黑姆似乎比林貝克更加激進。他說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目標，它們不僅僅提供不同的手段。所以讓佛教徒達到涅槃，讓基督徒達到與上帝的合一。這樣雙方都快樂。如果把它們進行合併或者以一種理解取代另一種，那都是行不通的。只要每一個宗教承認在最後目標上真正的差異，就讓各自的理解保持不變。黑姆甚至承認差異存在在終極者、上帝之內。

黑姆說，如果我們承認許多拯救，這樣可以進行更好的對話。而在基督的地位上，黑姆不同于林貝克，他不強調“惟獨基督”。他強調三位一體的圖景。¹²

另一個接受模式來自比較神學，代表人物是克魯尼(Francis X. Clooney)和弗萊德裏克斯(James Fredericks)。¹³他們指出，基督教諸宗教神學必定是比較的諸宗教神學，我們只有通過與其他宗教比較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我們不能以自己的議程要求他人，而應該強調彼此的友誼和尊重。

尼特說，他把接受模式放在最後談不等於他就是同意這一模式而反對其他的模式。他看到這一模式的洞見：第一，我們事實上都是相容論者；第二，突出差異性的重要；第三，不加議程的對話是神學的正確之道。但尼特說，這一模式同樣存在它自身的問題：第一，它過於強調語言的優先性，事實上語言和經驗是互動的；第二，許多拯救不能拯救我們的世界，因為彼此目標不通，在許多問題上是無法達成共識的，它很難在全球責任、社會公正方面一起行動；第三，有許多絕對者似乎等於沒有絕對者。

簡評

尼特站在當前宗教對話的最前沿，對上一個世紀來幾乎所有

¹² S. Mark Heim, *The Depth of the Riches: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Ends*, (Eerdm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1).

¹³ See Francis X. Clooney, *Theology after Vedant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James L. Fredericks, *Faith among Faith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9).

的宗教對話和處理宗教間關係的理論進行了分析，把它們分爲四大類。這是很了不起的。因爲根據他的分類法，我們不僅看到了不同模式的優點和缺點，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宗教對話。

尼特以一種非常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的對話模式和處理宗教間關係的方式，這使他的朋友遍天下，那些保守的和激進的人士都覺得尼特的對話態度是真正大公的、促進人類和平的。尼特自己也知道不同對話模式之間甚至沒有共同之處。但是，它們都是基督教神學家，他們都要努力解決宗教間的種種難題，這是相同的。也正是這一點，他呼喚基督教內部進行對話，也倡導不同宗教之間在一些現實問題上進行真正的合作。

至於宗教對話的未來，宗教間關係的未來，我們是不能預先知道結果的。而尼特自己所倡導的相互關聯的和全球負責的對話模式以及他所討論的各種對話模式在未來宗教間關係上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還需要更長一些時間才能真正明白。但是，從我個人看來，置換模式和成全模式是沒有前途的。而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的價值則日益突現出來。所以，我可以肯定的是，尼特本人的相互關聯的和全球負責的對話模式，即他所說的互益模式，在未來的宗教對話中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Paul Knitter on Models of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hip

Zhicheng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ets forth Paul Knitter's theory of religious dialogue. He divided all dialogue models into four kinds: the replacement model, the fulfillment model, the mutuality model and the acceptance model. After introducing these models, he also analyses their merits and weaknesses, calling for inter-Christian dialogue and interreligious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replacement model, the fulfillment model, the mutuality model, the acceptance model, religious dialogue